



古典小说袖珍点评本系列

ERPAI JINGXUAN

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“
—
—
拍

《初刻拍案惊奇》

《二刻拍案惊奇》

《初刻拍案惊奇》

《二刻拍案惊奇》

”
精
选

中国古典小说袖珍点评本系列
ERPAI JINGXUAN

上海大学出版社

“

—

—

拍

《初刻拍案惊奇》

《二刻拍案惊奇》

《初刻拍案惊奇》

《二刻拍案惊奇》

”

精选

王军伟 徐艳蕊 蒋凡 / 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“二拍”精选/王军伟,徐艳蕊,蒋凡编. —上海:上海
大学出版社,2004.3

(中国古典小说袖珍点评本系列)

ISBN 7-81058-649-1

I. 二... II. ①王... ②徐... ③蒋... III. 话本
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明代 IV. 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9033 号

策 划:傅玉芳 责任编辑:李剑雄

封面设计:张天志 责任排版:皓 蓝

“二拍”精选

王军伟 徐艳蕊 蒋凡 编

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36)

(E-mail: sdcbs@citiz.net 发行热线 66136010)

出版人:姚铁军

*

江苏句容市排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80×1230 1/64 印张 5.375 插页 4 字数 233 000

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~5 100

ISBN 7-81058-649-1/I·025 定价:8.80 元

序

崇祯十七年(1644)农历正月十二日,小说家凌濛初在寒风中的房村城内,心有不甘地离开了人世。房村在徐州城西南约三十公里处,是个并不算大的村镇——入清之后也只是个驿站的所在地——但因地处徐州和凤阳府之交界,更重要的是北临黄河(今日黄河河道,乃后来改道所成),村之对岸为吕梁洪,乃黄河之要害处,所以地理意义并不算小:大顺军兵临房村的时候,时任徐州府判的凌濛初正分署此处,料理河事,所以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守卫房村的重任。

凌濛初曾有过一段辉煌的经历。早在崇祯十五年,江淮地区有陈小乙自号“萧王”,拥众数万,占据了丰城,兵戈扰攘。淮徐兵备道何腾蛟奉命征剿,作战却不顺利。凌濛初在众人议论纷纷、莫衷一是之时,献上了《剿寇十策》,陈述制敌良策。何腾蛟依此行事,果然克敌。此后凌濛初更主动请命,只身一人前往陈小乙营中劝降,言辞剝切,晓以祸福,最终使得陈小乙等人稽首。在庆祝的宴席上,有人即席赋长歌一篇赠凌濛初,其中有“小范胸中兵百万,大苏笔陈学三千”之句,“小范”,指宋朝范仲淹。西夏国的兴起,使得大宋西北多事,但是自从仁宗派遣范仲淹与韩琦率兵镇守延安,西夏人就相戒而言“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”,边境遂得以相安无事。

此时的大明朝也已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劫难，面对清军的进攻，明军在松山惨败，声望颇高的蓟辽总督洪承畴无奈降清；而崇祯初年就已开始的李自成等农民起义，更是声势浩大，给朝廷造成了巨大压力：众人内心是很希望范仲淹式的英雄人物出现，所以才会用“小范老子”来比喻凌濛初，以寄托对时局的殷切希望。

然而，凌濛初毕竟不是“小范老子”，虽然房村和附近的村寨早有约定，共练乡兵，遇敌则举烽燧为讯，各处共援一处。可是当房村面对大顺军时，不知点了多少次烽燧，却无一增援，孤单的房村只有陷落，凌濛初在困窘之中呕血而亡。

如若凌濛初仅仅是一个为大明朝献身的府判，那他被后人记起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他的悲剧，其实也是中国许多讲求气节的士大夫的共同悲剧，明末类似他这样的人物几乎数不胜数。他们最多是在他们家乡的志书中留有寥寥几笔，然后就随着这些方志纸张的墨香，尘封在某个角落，没有几个人会被记起。凌濛初之所以能够意外地为人所知，主要还在于他小说家的身份。

凌濛初一生著述甚丰，影响最大的却是他的拟话本小说集《拍案惊奇》“初刻”和“二刻”，俗称“二拍”。“初刻”写于天启七年（1627），此时正是凌濛初心情格外抑郁之时。凌濛初万历八年（1580）生于浙江乌程县的一个书香门第。祖父是嘉靖十九年（1540）的进士，官至南京刑部员外郎。父亲是嘉靖三十五年（1556）的进士，授工部营缮司员外，因与时相不和，在38岁那年，就辞官归里，和自己的兄弟一起从事编纂出版工作，聊以度日。凌濛初就是在这样一个带有商业气息

的文化氛围中出生的。生而颖异,12岁入学,18岁成为秀才,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。可是此后的经历却再没有那么顺利。万历二十八年(1600)凌濛初初次参加乡试,没有考中;而他的父亲,也在这年的冬天离开了人世。按照古制,他在家服丧三年。

服阕之后,他上书于刘大司出。刘甚奇之,就将此书拿给了少司马耿定力(理)看。谁知,耿定力(理)乃言这是他的年家子,先孟恭简公尝目之为天下士,君竟未之识耶?恭简公,就是耿定力(理)的哥哥耿定向,凌濛初父亲的会试同年,著名的理学家,官至户部尚书。有了大名鼎鼎的耿氏兄弟的赞誉,所以一时公卿无不知有凌濛初者。可是,倒霉的凌濛初试于浙,再中副车;改试南雍,又中副车;改试北雍,复中副车。副车,就是乡试中的副榜贡生。永乐年间,只是会试才有副榜,给一些下第举人一点做官的机会。到了嘉靖,乡试也有了副榜,名列其间的,准作贡生,只是贡生并无直接得官的机会。如今凌濛初却得了这么多的“副车”,心中的懊丧可想而知。

科场中耗去了凌濛初半生的精力,这使他对由此进入仕途已丧失了信心与希望。在北京盘桓了一段时间后,他怏怏地回到了南方,长期寓居于南京。长夜百无聊赖,他就根据古今的一二奇闻,敷衍成文。其意图,不过是用来排解内心的郁闷,并没有什么要流传后世的意思。写完之后,过往的朋友拿来翻阅,谁知竟吸引了他们的兴趣,每看完一篇,他们都会拍案惊叹:“奇哉所闻乎!”精明的书商看到了其中的商机,就怂恿他钞撮成篇。

游戏之作,顺手也就完成了,并无多大困难。可是当他接

受书贾之请，刻意为之的时候，创作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困难首先是来自取材方面。凌濛初所见的宋元旧本，此时已多被冯梦龙“搜刮殆尽”，编入了“三言”，剩下的只是些“沟中之断芜，略不足陈”的东西。无奈之中，凌濛初就在这些剩余的杂碎传闻中，勉为其难地选择略有价值的东西，自己重新进行敷衍演说，创作出了“二拍”。“初刻”、“二刻”各四十卷，其中“二刻”第二十三卷《大姊魂游完宿愿，小妹病起续前缘》与“初刻”重复。“二刻”第四十卷《宋公明闹元宵》是杂剧。因此“二拍”实有小说78篇，连80篇都没能凑够，中间自然有别的因素存在，但取材的困难也不能不说是其中的原因之一。尽管编纂也暗含着一种批评，但具个人创作色彩的作品，显然更能表现作者的观念，所以当凌濛初在无奈之中，对那些剩余的杂碎传闻重新进行敷衍演说时，历史也意外地给了他一个机会，使他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旧材料的编纂者，而是有幸成为了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家：这倒使得他对身边的诸多事情以及自己的思想，有了反思与表现的机会。

“二拍”所表现的内容相当广泛，实可把它当做当日社会的百科全书来看。其中不少作品表现了明代市民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意识。如在“初刻”卷八《乌将军一饭必酬，陈大郎三人重会》的入话中，杨氏对她的侄子王生说：“你如今年纪长大，岂可坐吃山空？我身边有些家资，并你父亲剩下的，尽勾营运，待我凑成千来两，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，也是正经。”而王生也欣然答道：“这个正是我们本等。”当倒霉的王生两次贩物被劫，内心对出外经商已经失去信心时，他的婶母却一再鼓励他：“不可因此两番，坠了家传行业。”这里不但一洗传统

的轻商观念，而且还把买卖当成了正经的事业来看待。在“初刻”卷一《转运汉遇巧洞庭红，波斯胡指破鼋龙壳》中，主人公文若虚，本是读书的好材料，却也从事了商业活动，不再去追求仕进干禄。这种观念上的转变，无疑是市民意识增强的一种体现。

事实上，凌濛初本人也是一个出版商。当时新出现了一种朱墨二色和多色套印的刊本，因创始人为凌濛初的同乡闵氏，所以被称为“闵版”。闵氏与凌氏两家毗邻，世代姻亲；而“闵版”的创始人闵齐济与凌濛初又生于同年，所以两人合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。在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以后，由闵、凌二氏刊印的“闵版”风行一时，署名的13名编者中间，最著名的就是闵齐济与凌濛初了。所以，“二拍”中有那么多重视商业活动的描写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。

晚明的政治逐渐陷入了混乱的状态。就在凌濛初的童年，万历皇帝宠爱的郑妃生了个儿子，郑妃很想立他为太子，不幸的是此时万历已经有了皇长子，按照祖宗的惯例，长子是理所当然的皇太子，万历的那些臣下当然不允许皇帝废长立幼。不能满足自己心爱女人的愿望，万历的内心很是无奈。再加上种种的原因，万历便以皇帝的身份与臣僚作起了长期的消极怠工。起初隔几天他还和臣下见上一面，后来隔十天出来一次，久之是隔几个月出来一次。而到了1589年的元旦，本该是天经地义的皇帝和群臣见面的重要大典，万历却干脆下旨取消。从那天以后，万历就似消失了一般，30年间，只和群臣见了一次面。宰相李廷桂有病，连续上了120次的辞呈，都得不到消息，最后他干脆不辞而别，万历也不追问。产

生这种情况的因素很多,但不管怎样,万历皇帝的这种消极行为,对晚明的政治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,种种腐败的产生,也是在所难免。所以在“二拍”中,暴露政治腐败的作品也是一个重要方面。在“初刻”卷四《程元玉店肆代偿钱,十一娘云岗纵谭侠》中,借侠十一娘之口,凌濛初大发了一通议论:“世间有做守令官,虐使小民,贪其贿,又害其命的;世间有做上司官,张大威权,专好谄奉,反害正直的;世间有做将帅,只剥军饷,不勤武事,败坏封疆的;世间有做宰相,树置心腹,专害异己,使贤奸倒置的;世间有做试官,私通关节,贿赂徇私,黑白混淆,使不才侥幸、才士屈抑的:此皆吾术所必诛者也!”上述五种“世间”弊端,实际上就是凌濛初对晚明政治的一种亲身体会。“二刻”卷四《青楼市探人踪,红花场假闹鬼》中,杨金宪为了吞没五百两银子的贿赂,竟然杀害了张廪生主仆五条人命;“二拍”卷二十七《伪汉裔夺妾山中,假将军还姝江上》中,专管征缉匪盗的兵巡衙门,听了盗匪的名字,已是心里虚怯,连下个文书都不敢,最后还是汪秀才自己设计骗回了爱妾……这些具体的篇章事例,无不是对晚明政治腐败的具体表现。

“二拍”中最出色的,还是那些有关男女婚姻爱情题材的作品:这中间自然有心学的影响。当时最为有名的哲学家当属李贽。李贽平生痛恨礼教,每入书院讲堂,如有人执经请问,他认为此时尚不如携歌姬舞女,浅斟低唱;而诸生中有挟妓女者以见,或破颜微笑,认为这也强似与道学先生做伴。正是因为有了如此“异端”的思想,他最终以“敢倡乱道,惑世诬民”的罪名,被捕入狱,并且在万历三十年(1602)在狱中自刎。

李贽虽死,且其著作也不见容于当朝而屡遭禁止,但其学

说却广为流传：他对当时影响之巨，实非今人所能体会。其时南京之风尚，亦颇受其熏染。事实上，凌濛初自己就曾有过一段难忘的感情经历。他在寓居南京时，曾和一位青楼女子情深意笃。不料，这位女子却遭到了恶人的逼迫，凌濛初显然对此也无能为力，所以这位女子在无奈之中离开了金陵。凌濛初专门创作了一套散曲，来记此事。其序云：“余身作秣陵之旅客，心作吴门之故人。正苦孤踪，忽来仙旌，两情俱畅，一意为欢。猛传突起之猿枭，竟致顿归之狼狈。徒使青衫湿泪，反看绿鬓蒙尘。不禁寂寥，漫形歌咏。”回想起他们之间往昔的欢爱，又想起而今的无奈离别，凌濛初内心的感伤可想而知。

很难讲这段经历对凌濛初的小说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，但是作品中凌濛初对青楼女子的同情确是存在。在“初拍”卷二十五《赵司户千里遗音，苏小娟一诗证果》中，青楼女子苏盼盼与赵宋宗室赵不敏相恋。在苏盼盼的帮助下，赵不敏科第高捷。取得功名后，赵不敏被分配到了襄阳，与苏盼盼分居两地。赵不敏曾多方托人为苏盼盼赎身，却一直未能如愿。最后竟至一别三年。三年的时间，与人的一生相比，算不上十分的长久，可是对互相思念的恋人来讲，却显得过于长久。青春在漫长的等待中慢慢耗去，最后两人在同一天死去。生不能结合，那就死后相聚吧。如此坚贞不渝的爱情着实刻骨铭心。歌颂这样爱情的篇目在“二拍”中还有许多，如“二刻”卷六《李将军错认舅，刘氏女诡从夫》中，翠翠迫使父母放弃“门当户对”的陈腐观念，与私下相爱的金定结合。不料翠翠却被李将军虏去做了小妾，金定历尽艰辛，终于找到了翠翠。但迫于将军权势，夫妻难以相认，最后两人双双殉情，以此表达

了各自对爱情的忠诚。

在封建社会中，婚姻多是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的产物，男女青年的自由结合，是世俗所不能容忍的事情。“二拍”中对此却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。在“初刻”卷二十九《通闺闱坚心灯火，闹囍圈捷报旗铃》中，罗惜惜与张幼谦同日而生，又进了同一家书馆，在众人的玩笑中，逐渐相爱。只是，张家贫穷，门第的悬殊紧闭了婚姻的大门，惜惜被另许了人家。“佳期”将近，惜惜主动约了幼谦来闺房与自己相会。事情被父母得知后，惜惜毫无畏惧，也没有向父母求情讨饶，而是一味闹着寻死。这既是对父母包办婚姻的反抗，也是对自由爱情的维护。在“二刻”卷十七《同窗友认假作真，女秀才移花接木》中，作者更是让女性走出了家门，与两个男性接触，并最终从中选取一个作为自己的夫婿。从头至尾，自由自在，力图冲破礼教的压力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在这些作品中，作者还进一步强调了女性情欲的合理性。如“初刻”卷三十四《闻人生野战翠浮庵，静观尼昼锦黄沙弄》中，静尼一见闻人嘉，便引起了自己的情思。后来，她假扮了和尚，搭乘闻人嘉的船，主动地与他结合。这样的事情，在世俗看来，不是伤风败俗是什么？但作者却认为这是人情自然所致，并不应加指责。他通过静观的口说：“今年正月间，正在门首闲步，看见相公在门首站立，仪表非常，便觉神思不定。相慕已久，不想今日不期而会，得谐鱼水，正合夙愿，所以不敢推拒，非小尼之淫贱也。”

事实上，“二拍”中对女性基本上是持一种同情与尊重的态度。“二刻”卷十一《满少卿饥附饱飏，焦文姬生仇死报》直接就说：“天下事有好些不平的所在。假如男人死了，女人再

嫁,便道是失了节、玷了名、污了身子,是个行不得的事,万口訾议;及至男人家丧了妻子,却又凭他续弦再娶,置妾买婢,做出若干的勾当,把死的丢在脑后,不提起了,并没人道他薄幸负心,做一场说话。就是生前房室之中,女人少有外情,便是老大的丑事,人世羞言;及至男人家撇了妻子,贪淫好色,宿娼养妓,无所不为,总有议论不是的,不为十分大害。所以女子愈加可怜,男人愈加放肆,这些也是伏不得女娘们心里的所在。”在男权社会中能够提出这种超前的观点,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。

需要特别注意的是,“二拍”所表现之内容虽然繁复,但其基本思想却是意存训诫,不为风雅罪人。中国传统社会,如黄仁宇所言,乃以道德作为治国之本,其间并不涉及经济、法制和人权。此种模式,至明代已腐朽至极,上自天子,下至庶民,无不是此种形势的牺牲品。万历皇帝的种种行为所产生的直接后果,是使朝政陷于混乱无序之中,而帝国的运转,因此也更加依赖道德伦理来维持。天启朝时东林党人企图挽回颓势,但其所借,不过也是重整道德之名,并无新意。此举并无多大裨益,反倒是使晚明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党争之中。东林运动的消极意义,远非当日之人所能看破,但其时它对民众的影响却不容忽视。天启六年(1626),亦即凌濛初写作“初刻”之前一年,魏忠贤派遣缇骑搜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,苏州各地数千生员马上轻易地就被动员起来,前往衙门,要求巡抚向皇帝转奏他们的请愿书,释放周顺昌。巡抚对此断然拒绝,诸人顿时哭声动地。当缇骑出现时,愤怒的苏州市民一哄而上,将其中一人当场踩死,而另外几人也被投入了河中。被激起的情绪要想平静下来,显然并不容易,众人随之又拥至驛

站,围攻前来宣读皇帝旨意的御史,撕毁了他携带的诏书,焚烧了他乘坐的官船。众人此举虽最终没能挽救周顺昌,且另有五人为此付出了性命,但在当日民众眼中,东林党人实是道德的象征。不过历史已经判明,道德的大旗同样难挽狂澜于既倒,东林党人的口号,在为朱明王朝唱挽歌。

事实上,作为熟读经史之传统士人,凌濛初也是以仁义道德作为立身报国之本的,他晚年的经历,对此体现的也许更加明显。面对日下的世风,凌濛初是慨然有击楫澄清之志的,所以崇祯七年(1634),时年已经五十有五的凌濛初,还是以贡生的身份谒选得了上海县丞,一个八品的官职,负责全县的赋粮催征和督运,以及缉捕罪犯,维护地方治安。事实上,如此小的职务,困难倒是很大,此前负责督运粮饷的官员因不能按时完成任务,被免职的很多,里中绅衿耆庶甚至想向漕院请求以它官替代,以期免除连连不断的麻烦。凌濛初却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能,顺利完成任务后,被上司委以了海防重任。八年后,因为政绩卓异,凌濛初被擢升为徐州通判。只是大厦将倾,独木难撑,凌濛初虽然成功地劝降小乙,但面对强大的大顺义军,他最终也是无可奈何。

耐人寻味之处是他死前的细节。大顺军队意欲劝降凌濛初,凌濛初深以辱:作为传统的士人,君君臣臣的观念无须强调,早已深植于心;但另一方面房村已是岌岌可危,如若不降,合城百姓的命运可想而知。道德与现实的冲突如此残酷,又是如此难以回避。事已至此,凌濛初意欲坠城而死,以保全众人。众人俱哭号,愿意一同死守。凌濛初没有理会大家的劝说,坠城不成,就继之以绝食:今日干戈满地,他日欲觅一死

所，恐怕也是难事，今没于此，也算得死所矣；而他这个小小的通判，地位虽不可与高官显宦相比，但保全节气，岂可以爵禄崇卑来计较？

不过，虽然他牺牲的决心已下，但他牵挂不下的，还是众人的命运。因为对方对他心存敬意，他就在众人扶持之下，勉强登上城墙，对围城之人言道，自己已经力竭，明日将亡，万勿伤及无辜百姓——言下之意，实则是说自己死后，房村将开城而降。在凌濛初死后的次日，大顺军队进入了房村，见凌濛初面色如生，咸叹异之，遂履行了初时的口头协约：仅是斩首一人，绑缚三人，余皆无犯。事实上对凌濛初而言，死后再降，实在是两难境地中难得的两全之策：既避免了因投降而带来的良知上的不安，又保全了众人的性命。此时房村投降与否，已不再是重点，人们看重的是他凌濛初为崇高信仰而死的勇气：它所体现出的道德意义，不正是千百年来封建王朝得以维持的不二法门吗？凌濛初之死，显非一时冲动之举，实为早年性格的延伸，亦是封建王朝一贯注重道德之结果：作为一名当时已有成就的文学家，他之所以最终却选择了一名低级官僚的角色，其心理基础怕也正在于此。

有了如此认识，再来重新审视“二拍”，感觉自然也有所不同：“二拍”之根本目标，如前所言，实在意在劝善惩恶，有益风化——这虽为作者在序言中一再强调之所在，但人们对此多少还是有点重视不够。表现最为显著的要属“初刻”卷十九《李公佐巧解梦中言，谢小娥智擒船上贼》、“二刻”卷十一《满小卿饥附饱飏，焦文姬生仇死报》诸篇：对道德超乎寻常的关注，也意味着“二拍”并非奢谈心性之作，而是隐含忧

时伤世之情。

“二拍”中的作品自然也有它的消极之处。

首先要属弥漫全书的宿命论观点。宿命论,其实也是现实中种种无奈的产物。例如,凌濛初虽然赞同自由的婚恋,但实际上,这种行为在生活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要想战胜习俗,除了借助这些超自然的力量之外,并无太好的办法。如若不然,到处都是死后相聚的魂灵,也太可怕了。宿命论,某种意义上讲,就是作者对世俗和常情让步的一种表现。

其次是作品中的性描写问题。在“二拍”的大多数作品中,性爱往往是情感的自然产物,是作品塑造人物性格的需要,而并非是出于色情的需要。不过也有若干篇章,如“二刻”卷三十四《任君用恣乐深闺,杨太尉戏宫馆客》却是完全脱离了情节发展的需要,成了露骨的色情描写,明显地损害了作品的积极意义。这种过分的色情描写,主要是出于商业上的一种需要,但它对后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,应予批评指出。

最后需要说明的是,本序言有关凌濛初生平之介绍,多依郑龙采《别驾初成公墓志铭》(见《学林漫录》第五辑,中华书局,1982年版)而成;本书之选,为明崇祯年间刊行的尚友堂足本“初刻”与“二刻”,依次重新排序而成,并适当参阅了别本,校正误字。限于水平,疏漏之处,实属难免,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王军伟 徐艳蕊 蒋 凡

2004年1月

目 录

- 一、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 1
- 二、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踪奇村酒肆 28
- 三、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35
- 四、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47
- 五、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64
- 六、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79
- 七、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98
- 八、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115
- 九、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129
- 十、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151
- 十一、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 175
- 十二、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伯梅香认合玉蟾蜍 198
- 十三、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 217
- 十四、硬勘寨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238
- 十五、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 257
- 十六、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蓐荣 280
- 十七、幞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 295
- 十八、伪汉番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311

一、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

词云：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，且喜无拘无碍。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才？不须计较与安排，领取而今见在。

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，词寄《西江月》，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，总有天数，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。试看往古来今，一部十七史中，多少英雄豪杰，该富的不得富，该贵的不得贵。能文的倚马千言，用不着时，几张纸盖不完酱瓿；能武的穿杨百步，用不着时，几竿箭煮不熟饭锅。极至那痴呆懵懂，生来有福分的，随他文学低浅，也会发科发甲^[1]，随他武艺庸常，也会大请大受^[2]。真所谓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俗语有两句道得好：“命若穷，掘得黄金化作铜；命若富，拾着白纸变成布。”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。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：“造化小儿无定据，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，眼见都如许！”僧晦庵亦有词云：“谁不愿黄金屋？谁不愿千钟粟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。枉使心机闲计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苏东坡亦有词云：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甚干忙？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？”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，都是一个意思。总不如古语云：“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”

说话的，依你说来，不须能文善武，懒惰的，也只消天掉下前程；不须经商立业，败坏的，也只消天挣与家园。却不把人